

S H I J I E M I N G Z H U

新课标推荐读本



世界名著



HONG YUHEI 红与黑

司汤达

延边大学出版社

新课标推荐读本

世界名著

HONG YUHEI 红与黑

司汤达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世界名著》编委会编. —2 版.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0.1

(世界名著. 第10辑)

ISBN 978-7-5634-3047-5

I. ①红… II. ①世…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8854 号

红与黑

原著:司汤达

责任编辑:善 姬

出版发行: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133002

网址:<http://www.ydcbs.com>

E-mail:ydcbs@ydcbs.com

电话:0433-2732435

传真:0433-2732434

发行部电话:0433-2133001

传真:0433-2733266

印刷: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60 字数:420 千字

印数:1—6000

版次: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34-3047-5

定价:60.00 元(共 6 册)



导 读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讲述的是一个木匠儿子于连·索黑尔个人奋斗的悲剧。他个性倔强,因精通拉丁文而成为市长的家庭教师。后来与市长夫人发生恋情,被发现后,被迫进入与世隔绝的神学院。后来在神学院神父的引荐下,做了巴黎的一个侯爵的私人秘书,可是他又与侯爵的女儿发生了恋情,但因为阶级地位悬殊,使他们不能正式结婚。后来,于连因去刺杀他以前的情人德·瑞那夫人,而被送入监狱并判处了死刑。

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描写栩栩如生,非常值得一读,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部书,可以看到封建贵族阶级和教会反动势力的种种罪恶,他们的专横、庸俗与卑劣等等,至今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司汤达(1783—1843年),原名马利·亨利·贝尔,出生于法国外省的一个律师家庭,他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主要作品除了《红与黑》外,还有《阿尔芒斯》、《罗马漫游》以及《红与白》(未完成)等等。另外,他还有音乐美术、文学批评和人物传记等方面的著作。但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红与黑》。

1815年,拿破仑退位后,司汤达离开巴黎,侨居意大利米兰,开始从事创作。他的墓碑上写道:“米兰人亨利·贝尔安眠于此。他曾经生活、写作、恋爱过。”

本书在原著上进行了适当的改编,语言生动,插图精美,故事情节表现的淋漓尽致。小朋友们读后一定会受益匪浅。





主要人物介绍



于 连

本书主人公,一个木匠的儿子,面貌俊秀,他有着神奇的记忆力,先是做了市长的家庭教师,而爱上了市长夫人,后来当了侯爵的秘书,又与侯爵的女儿相爱。最后因谋杀而被判处死刑。



德·瑞那夫人

市长夫人,高贵而美丽,和于连深深相爱,在于连死后三天,也在悲伤中离开了人世。



玛特儿

德·拉·木尔侯爵的女儿，性格高傲，经过反反复复的情感变化，最终深深地爱上于连，并为此始终不渝。



福 格

于连最好的朋友，一个木材商人。他身材魁梧，有一颗宽大仁慈的心。他重情重义，当于连入狱后，他表示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救于连出狱。



彼拉神父

贝尚松神学院的院长。他对于连非常关心、爱护，把于连当亲生儿子看待。





目 录

聘请家庭教师	(1)
于连的心事	(3)
进入市长家	(8)
于连的恨	(14)
在凡尼的日子	(17)
相 爱	(23)
入选仪仗队	(27)
匿名信	(33)
离 开	(40)
进入神学院	(43)
多愁善感的人	(50)
神父的信任	(53)
前往巴黎	(63)
侯爵秘书	(69)
小姐的好感	(74)
侯爵的信任	(76)
在舞会上	(81)
黑色衣服	(87)





少年速读 文学名著



爱上于连	(92)
胜利者	(96)
深夜赴约	(100)
失恋的痛苦	(105)
奇特的旅行	(111)
费尽心思	(118)
如愿以偿	(121)
事发之后	(126)
破 灭	(134)
在监狱里	(138)
判 决	(144)
结 局	(150)



红
与
黑



聘 (pìn) 请家庭教师

维立叶尔城可以称得上是孔德省最美丽的城市之一。那儿的白色的房屋,都有用红瓦盖成的尖尖屋顶,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一个山坡的斜面上。杜伯河在以前西班牙人建筑的旧堡(bǎo)寨(zhài)下面数百步远的地方奔流着。

汝(rǔ)拉山脉的一个分支将维立叶尔城的北面完全掩蔽了,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屏障,从山间狂奔而下的急流,流过了维立叶尔城,然后倾泻似地注入杜伯河。杜伯河的两岸有许多的锯木厂,急流正好为这些锯木厂提供了动力,城里大多数的居民,生活是过得十分快活的。

只要走进这座城市,就能听到一阵阵喧嚣的噪声,震耳欲聋,这响声也使得街道都直震动。这是一台庞大而又笨重的机器发出来的声音。二十个笨重的铁锤,因急流冲动齿轮,先是高举起来,而后又自然地落下,如此不断地反复着。每天每个铁锤,不知道要造出多少万个铁钉,当铁锤一起一落的时候,小铁片便被工人们送到铁锤下面,于是顷刻之间,小铁片就都变成铁钉了。如果是一个外乡人走进维立叶尔城,询问这座震得人们头痛的铁钉厂是属于谁的,人们就会用懒洋洋、慢吞吞的语调回答他:“它嘛!是市长先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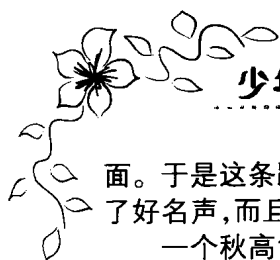
维立叶尔城的市长是德·瑞那先生,他是一位看上去显得十分忙碌而又十分气派的大人物。路上的行人,只要看见他,都会毕恭毕敬地向他脱帽致礼。他头发已经斑白,喜欢穿着灰色的服装,他长着宽额头,鹰钩鼻,面貌看似严肃而不可侵犯。乍(zhà)一看去,他不但有市长的威严,还有某种和悦。他因为身居要职,所以有些孤傲自满和促狭。别人欠的债,他一定会按时收讨;他欠别人的债则越迟归还越好。

德·瑞那先生用他制钉厂赚来的钱盖起了一座美丽的白石住宅,那便是市长宅邸(dī)。自从1815年起,他当了市长,却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他认为做工业家是可耻的。

对于德·瑞那先生来说,他是幸运的。他曾经因为为市里做过不少的贡献,因而得过许多勋(xūn)章。前不久,他又促成了一座沿河堤墙的完成,并砌了离地四尺高的堤墙栏杆,同时用很好的石板铺路



红与黑



面。于是这条路便被德·瑞那先生命名为“忠义大道”，使他不但获得了好名声，而且又赚得了一枚勋章。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德·瑞那先生挽着他的妻子，领着他的孩子，在“忠义大道”上散步。他严肃地谈着话，好像是在市政厅开会一样。德·瑞那夫人一边用心听她丈夫的谈话，一边用两眼紧紧地注视着她那三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德·瑞那夫人三十岁左右，仍旧非常美丽迷人。她的大儿子走不上几步，挨近堤墙，很想爬上去玩玩。她立刻用很温柔的声音唤道“阿朵儿夫”，孩子听到这声音，才放弃了他那顽皮的打算。这时，德·瑞那夫人又突然发出一声叫声，因为第二个儿子已经爬上堤墙的栏杆上去了，而且不顾一切地在墙边奔跑着。德·瑞那夫人又叫唤了一声，那小孩才停了下来，回头瞧了瞧母亲，做了副鬼脸，然后才从石垛上跳下来，跑向他母亲的怀里。

“我打算把那个木匠的儿子索黑尔请到家里来。”德·瑞那先生终于改变了谈话的内容，“孩子越来越淘气了，我们自己是照应不过来的。索黑尔可以看管小孩，他是一位年轻的教士，而且精通拉丁语，可以教我们的小孩，那个西朗教士说他的性格刚强，这项工作正好适合他。西朗教士还向我说这个小索黑尔，三年来研究神学，计划要进修道院，是一个十分上进的青年，把孩子交给他看管，再放心不过了。”

“我供给他膳(shàn)食，一年给他三百法郎。”德·瑞那先生继续说，现出外交家的神色，瞧着他的夫人，“瓦列诺家不久前为他们的四轮轻车买了两匹诺尔曼马，他们看上去神气得不得了，可是他家的小孩子，还没有家庭教师呢。”

“那他的人选会不会和我们一样呢？”德·瑞那夫人说。

“那么，你赞成我的计划了？”德·瑞那先生微笑了一下。

“好吧，事情就这么决定，就让小索黑尔做我们孩子的家庭教师吧。”

“啊！我的亲爱的。这个决定将是十分正确的。总有一天，我要让那些嫉妒(jí dù)我的布料商人看见，看见我德·瑞那家的少爷们的家庭教师领着他们散步，并很规矩地从他们眼前走过，我要让那些人在我面前脸红。”

德·瑞那先生提到的瓦列诺，是一个贫民寄养所的所长，家里也十分的富有。据说瓦列诺先生年轻的时候，曾经十分热烈地追求过如今的市长夫人，不过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德·瑞那先生棋高一着，使她成了自己的夫人。这使得瓦列诺先生常常有些忿(fèn)忿不平。

当德·瑞那先生同她谈及有关孩子的教育问题的时候，她总是十分认真地听，因此当这个计划决定下来的时候，她觉得她丈夫这种人的这种看法，是十分合理的。





于连的心事

第二天一大早,德·瑞那先生便向老索黑尔的锯木厂走去。他边走边想:“我一向都善于保持自己的尊严,很少与平民交往。没想到我现在居然得降低身份,亲自登门雇(gù)请家庭教师。哎,管他呢!人人都说小索黑尔精通拉丁文,简直就像神明一般。瓦列诺是个惯用心机的人,如果这次他也有与我一样的想法,先把小索黑尔抢走,到时又得在我面前洋洋自得了,不知道他又会是怎样的趾高气扬呢!对,可不能让他有这个得意的机会。”

德·瑞那先生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已经来到了锯木厂,远远便望见一个六尺来高的乡下人,十分粗壮。走近一问,这人正是老索黑尔。德·瑞那先生向他讲明了这次前来的意图。老索黑尔听后,又惊讶又欢喜。老索黑尔实在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会把一个小平民弄到自己家里去,而且还要亲自前来。老索黑尔不喜欢自己的这个儿子于连(小索黑尔的名字),德·瑞那先生愿意雇请他,并且还给他一个梦想不到的薪(xīn)水——一年三百法郎,还提供膳食,甚至还有衣服,条件待遇如此的优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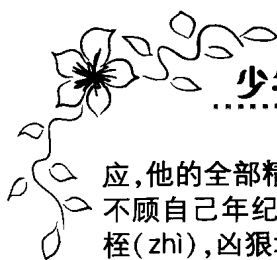
索黑尔家的锯木厂,位于河岸边。厂棚里,在八尺到十尺高的地方,有一把大锯子,时而升起,时而降落,有一台极其简单的机器,把一段段的木材送到锯子的下面去,然后借着水流的力量,把一段一段的木料锯成一片片的木板。

老索黑尔走向厂棚,用他那粗犷(guǎng)的声音,大声叫嚷于连的名字。可是没有人答应他。他只看见他的大儿子在那里默默地工作。他走进厂棚,在于连本该在的地方寻找,也不见于连的影子。他在厂棚里转了一圈,然后又走了出来,终于在厂棚的屋顶上,看见于连骑在一根木料上,正埋头读书。如果于连此时不是在看书,老索黑尔或许还可以原谅他。于连身体这样瘦弱,做力气活,是不合适的。但他在看书,便是老索黑尔最讨厌不过的事情。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老索黑尔自己不识字,所以他对书十分的仇恨。

“于连,于连!”老索黑尔又连叫了两三次,可是于连还是没有答



红与黑



应,他的全部精力都跑到书上去。老索黑尔终于有些急了,于是不顾自己年纪大,敏捷地跳过正待锯开的木料,再一步跳上屋顶的横桎(zhì),凶狠地朝于连一拳打去,把于连手上的书打到河里去了。于连大吃一惊,刚要开口说话,老索黑尔又打来一拳,而且这一拳更凶猛,打在了于连的头上,使得于连的身子失去了平衡,像一个圆球似的往下滚。如果不是老索黑尔眼疾手快,用左手将他用力抓住,于连早已跌下十四五尺远的地方,落在机器的铁轴中间,摔个粉身碎骨。

“哼!懒小子!叫你照看机器,你却躲在那里读那些混账的书!晚上你到那个教士家里去消磨时光的时候,再摸它们也不迟!”

老索黑尔的那两拳,把于连打得头晕目眩(xuàn),鲜血直流,他慢慢地走近锯子的旁边,到他本该呆的工作位置上去。他眼里噙(qín)着泪水,仿佛是受了无比的委屈,身体的伤痛,他倒不在乎,可是失掉了他最心爱的书,这比任何的打击都来得惨痛。

“来,小畜牲,我有话对你说!”

于连一落地,老索黑尔也跟着下来了,他从后面狠狠地推着于连往前走,把他赶到回家的路上去。于连也只好任由父亲摆布,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他暗自想道:“父亲准备怎样处置我呢?天哪!”他一边走,一边向河里望去。他看见他的书,慢慢地随着流水漂去了。

于连的两腮红红的,两目低垂着。他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文雅(yǎ)而清秀。他的鼻子像鹰嘴,两眼又大又黑。在宁静的时候,他的眼里常常射出火一般的光辉,熠熠(yì)有神,仿佛是在深思和探索。但又在转瞬(shùn)之间,似乎隐隐之间又透射出一股仇恨的光芒。他有着深栗(lì)色的头发,而且总是把头垂得很低,只留下一部分的额头。他从小身体瘦弱,面色灰白。因此,老索黑尔总以为这个儿子是难以养活的,即使能活下来,也会是家庭中的一个累赘(zhuì)。这个家庭中的成员都很讨厌他。每当礼拜天游戏的时候,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经常当着众人的面打他,毫不留情。于连也因此而恨他的父亲和哥哥。

不过,于连虽然在家里是很不受欢迎的对象,但是他却受到一个老军医的宠爱。这老军医是索黑尔家的表亲。曾参加过拿破仑在意大利进行过的所有的战役,并得过国家嘉(jiā)禾勋章。这位老医生常常为了于连而付给老索黑尔整天的工资,使他有会教于连学习拉丁文和历史,老军医临终的时候,把他的嘉禾勋章、退任军人的薪水以及三十四本拉丁文书籍全都遗赠给了于连。刚才被老索黑尔打入河中的就是其中的一本。

于连一进家门,他父亲那只如铁爪般有力的手,就把他的肩头抓住了。他浑身颤抖,等着拳头随时落下。

“不许撒谎,老实对我说,”老索黑尔用手将于连一把扭转,用粗暴的声音在于连耳边吼叫,“混账东西!你是怎么认识德·瑞那夫人的?”

“我根本就不认识德·瑞那夫人,”于连回答说,“我从来就没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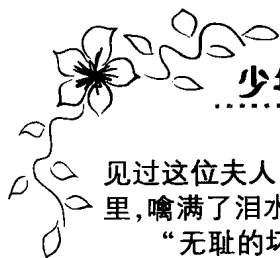
少年速读 文学名著



红与黑

shaoniansudu wenxuemingzhu

5



见过这位夫人。”于连被他父亲问得莫名其妙，只见他大而黑的双眼
里，噙满了泪水。

“无耻的坏蛋，你当真没见过她？”老木匠两只灰色的小眼睛好像
要把于连的灵魂深处瞧个明白。

“绝对没有！你要知道，在我常去的礼拜堂里，我见的只有上
帝。”于连的态度有些虚伪，但他只有如实地回答，否则父亲那无情的
拳头，又要像雨点般地打下来。

“这里面肯定有花样，”老索黑尔讲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
说，“可恶的家伙，你的事我不打算知道。不过，我总算可以甩掉你这
个累赘了，德·瑞那先生把你看中了，想要雇你做他的少爷们的家庭
教师。这可是一份好差事，快去收拾你的行李，趁早滚吧。你离开后，
我的锯木厂会弄得好些——”

“我做家庭教师有什么好处吗？”

“有饭吃，有衣穿，每年还可以赚三百法郎。”

“我不愿意做仆人。”

“畜牲，谁叫你做仆人，难道我愿意让我的儿子做别人家的仆人吗？”

“到他家里，我同谁一桌吃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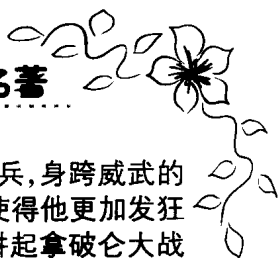
老索黑尔忍耐不住了，禁不住火冒三丈，对着于连又是一阵破口
大骂，骂他想入非非，好吃懒做。骂完之后，便撒下于连，跑去和另外
两个儿子商量去了。

于连仔细思量着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真的有些始料不及，也许
这次正是可以改变他的命运的时候。但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去做太多的
考虑。他宁可集中想象力，去描绘市长府邸该是如何的美丽、如何
的新奇、如何的与众不同。

于连自言自语道：“如果我的父亲硬是强迫我去，让我去和仆人一
桌吃饭，那我宁可死掉。不，我可以逃跑，带着我平时节省下来的十五
法郎又四十生丁离开这里，由小路走，到贝尚松去，我可以去当兵，如
果再有机会，我就到瑞士去。不过这么一来，一切理想的事业就要终
结了，那顶好的教士职业也完结了。”

于连并非生性害怕和仆人一桌吃饭。他为了自己可以忍受更大的
耻辱。他这种矛盾的性格是从卢梭(suō)的《忏悔(chàn)录》上学
来的，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思想区域。此外，拿破仑的《出征
公报节录》和《圣爱伦回忆录》，也是他最珍爱的书籍，他为了这三本
书，可以赴(fù)汤蹈火，在所不惜。拿破仑曾是他心目中极为崇拜的
偶像。他也希望自己将来能像拿破仑那样驰骋(chí chěng)疆场，南
征北战，做个世界的主人。因此许多年来，在于连的日常生活里，可
以说无时不提到拿破仑的名字。并且常常在感到不幸的时候，以此来安
慰自己，使自己能得到想象中的快乐。





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看过拿破仑的第六营某骑兵,身跨威武的战马,雄赳(jiū)赳、气昂昂地经过他们家乡的村子。这使得他更加发狂起来,渴望自己将来能入军界。后来,他听老军医给他讲起拿破仑大战的故事,使他的热血更加沸腾了。于连十四岁的时候,维立叶尔开始建起一座大礼拜堂,而这时那位疼爱他的老军医已经死了。从此,于连就不再提起拿破仑的名字了。他又改变了初衷(zhōng),打算做神父,并为此而更加疯狂。因为他听说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神父,每年能拿到十万法郎的薪俸,等于拿破仑手下著名大将收入的三倍。并且神父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得向他跪拜、致礼,甚至包括皇帝,那该是多么的荣耀!

他要做神父,于是就在他父亲的锯木厂里,把一本拉丁文的《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他为了取得老教士西朗的欢心,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也将其他的一些教书倒背如流。终于,老教士开始渐渐信任他了,并愿意拿出整个晚上的时间来教于连学习神学。于连在他面前,表现了极端的虔(qián)诚。可是老教士又怎知于连的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想法。那就是宁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也要发财。

这一天内,老索黑尔和他的这个儿子之间都没说什么话。黄昏时分,于连又到教士家里学习神学,他没有向老教士提及市长聘请他的事。

第二天一大早,德·瑞那先生派人来叫老索黑尔,老索黑尔做买卖似地谈妥(tuǒ)了条件,答应把于连尽快送去。他回到锯木厂后,到处寻找于连,但一直找不着。原来,于连担心会有祸事发生,趁着半夜三更出门去了。把他的书和嘉禾勋章送到他的一个叫福格的朋友那里。

于连一回到家里,老索黑尔便破口大骂:“该死的懒东西,快收拾你的破衣物,给我滚到市长先生家里去。”

这次他没有挨打。他收拾好了简单的行李,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他的家。直到看不见他的父亲后,才把脚步放慢了。他打算先到礼拜堂做一次祈祷,然后再去。他认为要建立一番事业,就要离开那里,故乡的一切已经使他心灰意冷,他在故乡耳闻的、目睹(dǔ)的一切,使他的热情和想象都冷得结冰。

他腋(yè)下夹着一个小包袱,走进了维立叶尔教堂。教堂里阴暗冷静。窗外的日光,透过深红色的布帘,变成令人头晕目眩的蝉色光线,隐隐地洒落进来。圣水被人泼溅在地板上,窗子上遮着的由红色布帘映成的反光,使地上的水看起来像鲜红的血一般。于连就在教堂里做了一番对于他来说只是假仁假义的敷衍(fū yǎn)的祈祷。祈祷完之后,便走出了礼拜堂。

“难道我是一个懦(nuò)夫吗?”他在心里责问自己,“勇往直前吧!”

于连想到这里,就仿佛突然之间有了精神似的,立刻挺直身体,大踏步地朝着德·瑞那先生的住宅走去。





进入市长家

很快,于连就走到了市长宅邸的门口,他停留在那儿,但不敢举手去按门铃。无论如何,他站在这样豪华的大门前,总是免不了有些羞怯(qiè)的。德·瑞那夫人穿过伸向花园的客厅的门,不经意之中看到大门外站着一位年轻的乡下人。见他一副童真的脸,面色苍白,眼角处有泪痕,穿着一件旧的白色衬衫,臂下夹着一个破包袱,德·瑞那夫人往大门前走过去。

“可怜的孩子,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于连被德·瑞那夫人那温柔的眼睛吸引住了,忘记了羞怯。然而使他更加惊奇的是她的美丽,他甚至于忘记了他此行的目的。一时间答不上话来,只是发愣。

“可怜的孩子,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德·瑞那夫人又把她的问话重说了一遍。

“哦——,夫人,我是来当家庭教师的。”于连这才回过神来,急忙回答了。并顺手擦去眼角上的泪痕。

德·瑞那夫人呆立着,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然后禁不住笑了,因为她想象中的那个家庭教师应该是一个又肮脏、又褴褛(lán lǚ)的教士,而现在站在她面前的竟然是一个年纪轻轻、皮肤洁白的乡下小伙子。

“真的,先生,你懂得拉丁文吗?”她不大放心地问。

“先生”二字使于连感到惊讶。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十分怯懦地回答道:“是的,夫人。”

“你会很严厉地骂我的可怜的孩子吗?”德·瑞那夫人又大胆地问于连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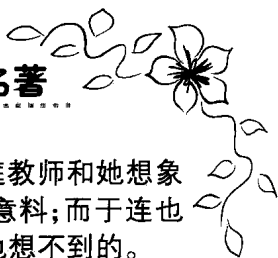
“是的,我,我会骂他们,如果他们不够听话。”于连说。

“可是,我相信你会好好地对待他们的,不是吗,先生?”

“是的,夫人。”于连简直不知道什么才是更好的回答。

“那就跟我进来吧,先生?”





德·瑞那夫人显得有些惊喜,因为眼前的这位家庭教师和她想象中的完全相反。她见到于连那俊秀的外貌,出乎她的意料;而于连也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亲切地称呼他“先生”,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进了客厅的前廊,德·瑞那夫人转过头看了看于连,于连羞怯地走在她的身后。

“先生,你真的懂得拉丁文吗?”她突然又停下脚步问,她真害怕自己弄错了。但她又坚信自己应该不会弄错,但是,这句话却损伤了于连的自尊心。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不信任。

“是的,夫人,”于连冷冰冰地回答道,“我对拉丁文的理解,不比教士先生差,他甚至有时候还夸奖我的拉丁文胜过他呢。”

德·瑞那夫人听出于连的口气有些冷淡,发现他的神色有些不对,便走近他的身旁,低声对他说:

“最初的几天里,我那几位孩子的功课或许会使你不大满意,你不会鞭打他们吧?”德·瑞那夫人的声调又轻又柔,动听极了,悦耳极了,就算是钢铁也要被软化了。她离于连又是那样的近,于连甚至可以闻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香味。于连有些面红耳赤了,不觉叹了一口气,随即用一种微弱的声音答道:

“不用担心,夫人,我一切都听从您的吩咐。”

这样一来,德·瑞那夫人才算完全放宽了心。多余的顾虑没有了,她的忧虑消散了,德·瑞那夫人用双眼凝视着于连那副清秀可人的脸。

“先生,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她问于连。

“再过一年,就要二十岁了。”

“我的大儿子也有十一岁了,”德·瑞那夫人完全放了心,“他差不多可以做你的朋友呢,你同他讲道理最好。他最经不得打了,有一回他的父亲仅仅是轻轻地打了他一下,这孩子就整整躺在床上一个礼拜。”

于连一听,心里想道:“穷人家的孩子与富人家的孩子有多么大的差别呀!就是昨天,我还挨了父亲的痛打,但只得忍受,这些有钱的人是多么幸福啊!”

“先生,你叫什么名字?”德·瑞那夫人又问,她的声音蕴(yùn)含着无限的文雅和温柔,叫于连有些心醉。

好一会儿,于连才开口答道:

“我叫于连·索黑尔,夫人。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别人的家里。因此心里有些害怕。不过,我会尽量使自己定下心来的,请你放心。刚开始的几天,也许我会有不周之处,还请夫人能够宽容谅解。我家里

